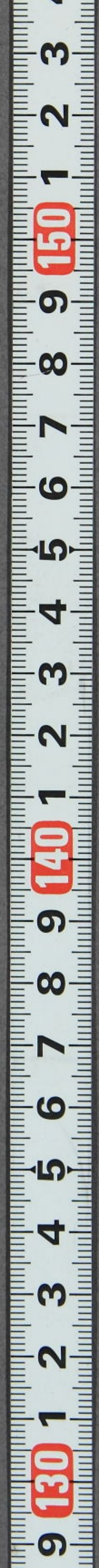


官  
版  
香  
港  
新  
聞

特  
價  
8  
元  
2





18  
2  
85

藏文館



香港新聞卷一

咸豐辛酉

第五百九十一號 七月初五日

現聞長毛於安徽省之太平安慶江蘇省之太湖湖北省之黃州太昌等處皆已據占前月大昌縣城外舖戶清官盡焚之使長毛不得駐札攻城之意耳九江府前被長毛占據後為清官克復三年於茲但刺下長毛滋擾逼近九江府離城三里之遙其地百姓莫不驚恐九江府城內舖戶頽爛者十居其七除官街大路舖戶而外多半瓦礫木炭而已城內現有湖南兵士駐札此第多是不守分者每欲私通長毛以

香港新聞 卷一



園肉食被談處武官知覺細察其行事惟湖南兵士亦自知武官覺察適遇武官於道遂糾衆石擊之據云欲我等為兵必須加其糧食不然勿我東也五月廿六日別有武官帶湖南兵入漢江駐紮數日漢口領事官司傳話職事之番人到帶兵官處拜候談官言現帶之兵極為滋事予心甚憂恐共得罪番人必將別往也傳話官答云請毋過慮我等居此以禮待以伊等未必為我害惟伊等之行事爾官頗為約束便可無虞武官云此兵頑蠢每過之處奪民飯食強買民物折小半發價與人為民之害夫害民猶小如

或番人見其事代民理論必致生禍端非輕矣惟願爾番人勿與其事可也四川省有逆匪作亂自豎旗號非與長毛等伍也刺下漢口貿易甚淡入口貨絕無新到蓋此地常傳四川南京等賊欲來攻擊百姓晝夜不安商賈何敢貯貨且聞本處百姓云前者長毛相連三次入境未害地方及第四次清官率其兵民拒之為長毛所敗火其屋戮其民慘不堪屈指自經此患百姓多有隱匿山林不欲出而經犯者倘一年無此警報當必復建屋宇暫可貿易興旺耳所見漢口之官街平濶屋宇高昂向日定為□境也五月



廿六夜有長尾星出現漢口人民皆言凶兆若洪水退而長毛必來所幸番人寓此或可無虞不然逃匿為上矣觀此景况倘一旦長毛臨境雖百千之衆官民亦必望風而逃矣

第五百九十五號

七月十五日

上諭巴棟阿奏追勦撲犯鎮江逆匪獲勝踏毀賊壘力解城圍一摺逆匪撲犯鎮城勢極兇悍經巴棟阿等登陴固守編立門牌使奸匪無從屯跡該逆計窮力竭於四月廿四日乘雨逃遁巴棟阿派合總兵富升等帶領馬隊跟踪追剿斃賊多名四明山伏賊突

出橫阻復經已革總兵蕭知音等前後夾擊遊擊閩松志怒馬陷陣立刺黃衣賊目二名落馬參將田慶和直搗中堅連斃數賊生擒執旂悍賊一名兵勇奮力直前鎗炮齊施斃賊無算逆勢不支奪路狂奔官軍沿途追殺將逆壘一律掃蕩該逆尚盤踞監街一百廿五日總兵朱承等令路進勦逆匪四出抵拒官軍迎頭掩殺斃賊不少賊於監街後面紅山凹各出大股包抄來援儘先都司劉春貴等撲入賊隊手刃數賊把總黃裕進外委邱大洪裏創血戰力竭陣亡適朱承先等趕到合力兜剿斃賊極多該逆落荒逃



遁共計先後斃賊七百餘名、生擒七十餘名、落水淹斃者無算、奪獲雲梯旗幟鎗炮輜重甚多、其丹徒鎮劉家村等處竄出賊匪、均經派防兵勇擊退、其竄至四擺渡各河口、逆匪搭造浮橋、亦經賴鎮海等炮船轟燬、辨理尚為得手、仍着巴棟阿等督飭將士密為防範、該逆倘敢回竄、即加痛加剿、先陣亡儘先把總黃裕進儘先外委邱大洪、均着交部從優議卹、欽此

第五百九十七 七月十九日

聞南昌逆匪作亂、禍延遠近、州縣竟至滋擾、蕪州之嘉定青浦等處、□□處前四月已被逆匪所據、復欲

再擾別邑、為大清官兵所拒、敗北而逃、奔回青浦、駐札、刺下帶兵官、堅意圍攻青浦、奈兵勇無多、恐力不及、現入上海、與道台相酌、欲移上海兵弁克復青浦、城地可否成切、未知確實、容日再聞、

聞杭州府鐘安地方、為長毛占據、每每欲攻擊杭州府城、屢被清兵所拒、百姓亦協力守護、長毛屢戰不克也、又湖州府城、長毛圍困屢次、不能攻破、城地緣諛處寥大人身先士卒、晝夜巡視、嚴加守禦、且兵能用命、皆無怯心、長毛亦無如何也、

上諭、聯捷奏、督勦東路冠縣賊匪、大獲勝仗、一摺、冠



縣匪首楊太遣令賊日在冠縣迤西四屯斜店分別  
賊營逼近小灘鎮本月初三日聯捷派令署遊擊吉  
忠阿帶兵繞赴小灘以東進剿適賊匪大股腐至我  
軍未容諛逆成列勇目連九皋大呼陷陣將賊隊冲  
斷勇目薛直諒躡身冲突賊目驚蹶我軍乘勢掩殺  
鎗炮轟擊賊衆死者無算乘勝追殺十餘里奪獲車  
馬鎗炮器械多件生擒賊匪一百餘名初七日逆衆  
大股直撲小灘吉忠阿等分帶練勇由兩路截擊斃  
賊一百餘名乘勢追殺立將東西河灘兩處賊壘平  
毀其善樂汎地方賊匪亦經兵勇擊退看聯捷迅飭

兵勇乘勝進剿盡殲醜類毋留餘孽欽此

第六百零一号 七月廿九日

前者本館新聞所論英官巴士去秋在京師事茲復  
再陳巴士云八月廿三日清晨忽聞轟炮迅烈之聲  
甚近但前觀威地之信言英兵不日逼近京師定相  
攻擊未識此炮聲是否打仗也正疑惑間時值七點  
半鐘恒祺入見云刺下爾英兵圍扎北京城外意圖  
攻打京師是何主見且於昨日恭親王及我等同在  
圓明院爾英兵突至恭親王及我等幾為爾兵所執  
現圓明院為英兵駐扎矣昨夜由圓明院返京城之



際四面城門緊閉牆上滿佈旗鎗炮械清兵屯守以備攻擊隨用軟索垂吊戎船入城倘非要話與爾言論必不進城矣昨日恭親王與欽差手信及爾與威地之覆函均言一二日內當釋爾等番人回營何期忽然英兵逼城攻擊想此二信諒亦未經遞到英國欽差閱覽乎在爾意以為然否巴士之前者為囚在獄時遷寓此廟疊經與爾言及若不早釋我等京城定遭危難此語先已明言今果不出吾料也恒祺云雖然爾早論及惟當此陳兵打仗之際雖欲立即釋爾其難有三一則兵弁雲集皆懷盛怒恐見爾面一

且措手不及傷爾性命二則未奉恭親王即今釋爾之命令我何敢亂為三則昨已有約是日恭親王來與爾言若是即今釋爾迨恭親王來不見爾面吾將何辭以討此事勢難處置也巴士云恭親王見我事非要緊惟刺下攻擊京城危險事關重大且爾兵雖衆吾何懼哉况彼此打仗若我出見英兵定當消散亦毋庸相拒也吾今告爾當自裁奪早釋我等誠兩便宜也恒祺聽畢云吾速往酌急當覆達也遂別去巴士在廟內專候覆信數刻亦不見來遲之又久不覺遞經數時而西山日落矣仍無覆音巴士極為疑



慮是早炮響後、不聞後有炮聲、只聞廟外人行急速、且觀守廟者、色帶憂容、巴士遂命人往尋恒祺、討其覆音、彼云、于前恒祺出廟至城濠橋、□□□□、伊出外、實不知其何往、或覓恭親王酌議、未可料也、是夜恒祺終不來、巴士心懷悵望、不能成寐、亦不聞打仗之聲、迄至越日、紅日東外、時值清晨、巴士命人往探恒祺曾否回衙、使者覆云、昨夜三點鐘、始回衙署、未幾、即當親來面話也、九點鐘時、恒祺果至、觀其容有憂戚之狀、便云、昨別爾後、覓恭親王相酌、復聞伊遠出、吾不能遠離此地、與伊相見、吾深憂者有二、一則

憂京城攻破、二則憂爾生命不長、倘京城危急、恐執爾殺爾者、接踵而至、斷難全活也、吾已發信問恭親王言、倘番人離出圓明院、囚人可能釋否、俟覆信回時、便知端的、並昨日曾接威地信、約吾於今日四點鐘、在某處叙話、及時恒祺到此、與威地叙談甚久、威地言、當速釋所囚各番人回營、且以一城門與番兵入居、茲有信與爾、轉交巴士、亦同意也、恒祺別威地、轉見巴士、交信、且云、此事關係城地、吾不敢與聞、巴士接信觀畢云、此信乃英法兩國武官所寫、亦是要放我等、並取一城之意、更註明、何以欲取一城、因向



時大清官與番官相約屢次爽失况此後當有許多訂約之事若不先取一城作據恐後來處約難以取信云々番人之此意是所應確當是清官前言虛謬至生此端今伊言一出斷難食言爾等欲早平安宜自為裁處也刺下在我亦難為爾計也語畢別去廿五日恒祺來云適與威地約準是日四點鐘必釋爾等矣巴士云此語吾不以為然恐爾一如前日之爽約也恒祺遂出未幾復來略言又去少間人來低聲向巴士云此刻即當釋爾不及待四點鐘時也釋爾後吾有心事與爾言前者自囚爾及碌等共囚得番

人二十名恐有變故當捉獲時將數名分囚別處囚在此處者連爾及碌僅得八人即今釋放惟在外處囚押者內有五名因病身故矣及兩點鐘時將六名番人解齊至廟會同巴士及碌等同時放出各乘馬車一輛先後官兵押行番人各不得叙話到西門時城門開放八人齊出各自乘馬而行官兵至此皆復入城遂將西門關閉巴士等身出城外回顧不見一兵只有同囚番人七名矣巴士等心各欣悅速望英營而去行未幾入營與英欽差及各英官兵士等相見



第六百零三號 八月初三日

上諭薛煥奏水師越境勦賊獲勝等語浙江嘉興逆首狼天義等與西塘鎮逆首邛天福糾黨圖撲章練塘窺伺朱涇經署提督曾乘忠于四月二十二日派守備林隆祥等督帶戰船會同府經歷胡鈺等練勇迎擊曾乘忠親督各軍接應攻破白虎頭等處賊營奪獲及擊沉賊船甚多燒燬賊卡數處我軍乘勝進剿即將西塘鎮俞匯賊館及賊卡一律燒燬各路平賊不下二千餘名生擒數百名二十二日諛逆復分竄俞匯經曾乘忠截擊匪俱敗竄其青浦之賊復率

大股來撲北幹山官軍營盤經署參將李恒嵩設伏擊剿殲斃無算仍曾乘忠激勵將士乘勝進攻毋留餘孽此次水營將弁越境剿賊以少勝多所有出力員弁兵勇着薛煥查明彙入肅清金山案内一並核實保奏陣亡兵勇並着查明分別辦理欽此

第六百零四號 八月初六日

茲有顛地行火輪船名鯉魚門於八月初三晚到港帶來上海新聞紙云現在大英國火輪戰船名亞的蘭地由天津至上海中報云於七月十七日亥刻大清皇帝成豐君薨於熱河行宮但未聞新皇料恭親



王在京攝政，鄭親王仍在熱河，保守太后太子，未知真否。

竊思花旗自開國已來，一向皆安居樂業，惟近日花旗本國議立四大頭人，不合，分為南北兩國。今聞南花旗實已自立為一國，北花旗不允其分國，遂即提兵往彼問罪。今因有英吉利祖家火船到本港，船名分打計，此船在英吉利國七月十八號辰早接到花旗之新聞云：言近日花旗本國以經開仗，惟係不過小戰而已。據新聞紙云：北花旗略勝於南，是以北方之衆欲乘勝大戰一番，惟北花旗之頭目各令伴欲

使南花旗之人知伊乃係足智多謀之人，數特徧示北方專招精壯勇士，計有四十餘萬之衆，並所有北花旗各方士商民人捐簽銀兩，以為軍機所用者，約計四千餘萬之多。如此，俾南花旗知覺，知其勢不及，人即不欲戰，亦不終於分國，而北花旗亦可止戰而復為和好矣。

第六百零五號 八月初八日

昨火船由上海到本港，帶來新聞云：大清大皇帝於唐七月十七日駕崩，傳聞太子即皇帝位，其內有六位大臣主權，姓名未詳。近日北京不許番人居住。



只可遊玩矣。茲聞亦有數家已經收什行程遷居。

第六百零七号 八月十三日

前數日有二花旗船由舊金山到香港帶來新聞云花旗國通者業經分為南北二國又屢有打仗惟不過小戰而北花旗屢獲勝仗南花旗屢敗今計前者相戰其死去兵約二千七百餘人今每日北花旗多設炮台在邊疆地且將載貨洋船改為兵船致南花旗陣上戰死者有數位武官品級許高今料後來必然大戰。前者英吉利與花旗有一大火船專載搭

客與金銀珠寶等物往來連年不絕今此船已經日久器具多有廢爛料其必然要脩葺此船身長大闊窄其略言於後此船共有桅六枝內有三枝以鐵做成鐵桅內是通心的以作烟管所用別有烟管五枝共八枝此火船共有車輪四個水鍋十個火櫃一百一十二個船之深自船底至船面共量得七十五尺食水三十五尺自水面量至船面四十尺船中燒火之人一百六十名別有二十四名專理火烟車鐵器共連火人一百八十四名有更夫三十名別有一頭目以主使之此三十名更夫晝夜巡守由上至以防



有不法之徒、火長三十一名、內有八名、專理車輪事、務管事五十名、共連船主下人等三百九十一名、船上、有木匠鐵匠房、其大如上鋪店一般、至船主與火長之房、則極其華美、觀者無不悅目、船上、有大炮四位、二位、在船頭、二位、在船尾、以防有海賊之虞、三板小艇、共二十只、有二只甚大、在船面、至若上貨與煤炭等、俱用火車、揚帆掛檉、亦用火車、至船上火車、共三十三副、內有十二副、每日時常要用、且如每凡船行者、每日要用煤炭二百四十五墩、至二百九十墩不等、每日能行三百三十七米、至三百五十米、每米

三里半、此火船、乃係天下第一大的、至與別國或各等輝船者、亦無大過於此船大矣、甚至若颶風大浪、亦不覺、見能載搭客萬餘位、安穩如平地、

第六百十八号 九月初九日

於九月初七日、紅毛祖家火船、帶來花旗八月廿六號之新聞、又云、南北又已交兵打仗、北使得勝、打死南便兵約八百之間、云々、大約今歲花旗之棉花收成、不及往年、因棉花係出在南便、今為交兵、各人不能種植、故料其收成、必不能充足、各國之用料棉花、亦必有市道矣、由安南細江埠到港、佛蘭西火船



香港新聞 卷之一  
一隻名科摩沙帶來細江新聞說云安南與佛蘭西國已立了和約兩相和好各客商在彼處貿易者亦得安寧各行生意亦漸々好些但和約內佛蘭西國要細江埠之西六十米地一段將來建埠貿易俾得洋船出入便捷佛蘭西亦得此地為埠足已保守無虞由細江到來佛蘭西國皇之火船名科摩沙在船上設燕慶賀歌舞奏樂等事因在安南新立和約是以有此歡喜此火船定於英國祖家火船到後二十四點鐘揚帆返回細江埠今法蘭西國皇新設火船三隻專走香港細江兩埠專為接濟兵家各事所用

但此火船來往不搭載貨物祇揀擇客商載搭而已不收水脚又回火食費用耳惟要法蘭西江臣寫紙為憑方能搭得云々

第六百二十号 九月十四日

前數日由亞令粒洋船帶來日本長崎港口新聞言暹日英吉利自橫濱遷入一埠名長崎至今法蘭西江臣亦因居於一處此乃日本國皇如意體恤是以準其居於內地而花旗欽差即在日本京城住劄所因前者花旗與日本立和約時花旗人往來俱以禮貌待奉日本人故今得已安居如此可知世事讓三



分、總々有益、至論近日各港生意、則云淡極、所因該處土人埋行限價沽發、至茶與絲髮等價錢高昂、但英吉利所來各貨物、則極其平賤、如手作貨物者、則更有甚焉、今絲髮在日本行情、比前時每担平十員、因聞暹日英吉利行情不甚好、茶價每担略平於往日一二員、而各買家見其情形如此、則極其謹慎、買貨至、今有數個客人、買賣俱以貨易貨、々價比往日太平、至羽緞洋紗、頗有價錢、因為少存、五金等物、則無甚交易、洋布每匹價銀二員零五、羽綢每匹價銀二十四員、生花每担價銀一十二員、廣東上白糖每

担價銀十員、鉛每担八員、二毫五絲髮、上中之貨、每担價銀五百員、中下之貨、每担價銀四百五十員、至四百七十五員、其餘各貨物於市上、未見發買、現兩月之內、其沽得絲髮二千網、至已載出口者、則一千五百網、上年則沽溢八百八十網、現時沽得茶六千担、九千七百已出入口、往別處、比去年較之、沽少三萬餘箱、由日本往上海、每頓□水脚銀五員、絲髮每担二員五、往廣東、每頓取水脚銀七員、什貨每担取水脚銀五毫、往金山、每頓取水脚銀一十二員、

第六百二十五号

九月廿六日



聞說上海報到花旗國南北二邊相鬪約於八月十一号在羨蘇利省士巴令非倪相戰北邊營寨於九約離十二里至十五里之遙其南邊營寨其集得兵二萬二千名個々精壯有臨敵不退雖死無散之狀况其中有三千名平素習練慣熟行伍不亂步伐整齊而且馬兵甚衆惟此兵皆在於士巴令非倪之西南下營北邊軍中有一主師領步兵一旗內有大砲六只直向南邊而進埋伏敵營之後又一主帥領馬兵一旗并有各省大將各帶兵共約八百餘名別有

生力兵二旗相約於晚間八點鐘進發行至兩點鐘下營待戰先用兵一隊往敵營之西誘敵待至早晨八點鐘一齊開仗對圓戰殺未久南兵大敗四散走入禾田竄命者約三千餘名北將見之喝兵放炮欲盡殺絕突有南兵一隊假冒辨作北兵旗號由山谷而出欲令北兵以為己兵於中取事不料被北看破即時趕上南兵已知事泄勢不可敵遂各四散逃生北兵大獲勝仗獲得馬四百匹生擒南兵約七十名大砲二十餘口其餘營中各物自行舉火焚毀北兵戰死者約二百名受傷者約七百名南兵死傷者不



計其數

第六百二十六號

英八月廿四號、有上海到新聞、說北京前日隨皇上駕幸熱河之妃嬪、及各文武官員、皆已回京、諸大臣同保幼主祺祥登極、各所路途、業經脩葺完備、熱河中之市鎮貨物、紛紛而至、各鎮多建立草營、以便屯兵之所、下月又必建立公衙

復聞咸豐皇之靈柩、將運載回京、但於熱河托孤囑詔諸臣匡扶、多屬三大權臣門下、所行諸事、並與外國遠人、有不和睦之意、自攝國政、凡治鮮經皇上所

出、回京師後、政事幸不信任權黨、悉由恭親王辦理、所托諸臣、是以無能為力、幼主登極以後、准與外國遠人相交往來、益加敬謹款待、較前尤為隆重、權黨欲攘幼主善政、遂毀其名於中外、惟幼主之名、磨不磷、涅不污、且臣民素知其善、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於焉保佑命之耳、况權黨屢憎於人、豈以私心、布散流言、而可毀於幼主也耶、

第六百二十七號 九月三十日

茲有上海新聞、說勝保大臣於剿滅山東西南土匪之後、業已回京報捷、會復往山東之東、協同僧格林



沁、辨理剿捕事宜、但彼處土匪殘害生靈、甚為慘毒、  
苦楚下堪、實屬自取其禍、且於本月六號黃昏時、候  
更到一村庄、名曰珠幾村、放火焚燒房屋、劫掠鄉民、  
并株連傳道理之番人兩名、均受劫掠、幸有領事官  
孖喇臣、不意前一日先將傳道理兩番人之家眷帶  
齊前赴鹽台、庶幾得免此難、又於七號清晨、猶有賊  
匪數百、在山上窺伺鹽台、後被烟梳倫船并法蘭西  
火船開砲打退、而回首被擄之處、不論男女老幼、皆  
已凋殘、家散人亡、流離失所、衣食無靠、殊堪髮指

第六百二十八號 十月初三日

今者由舊金山、報到花旗國打仗之事、說云、南花旗  
亞刺麻々省之兵、與北花旗華言里亞省之兵、相會  
於那福混戰一場、各軍斃命、約五六百名、此地亦離  
京師不遠矣、南兵已到渣士頓、欲入京師云、意但北  
方一帶兵官名條霞地、於八月廿一號晚間七點鐘  
帶了兵六百名、前往劫南兵之營、殺去南兵四十名、  
生擒十二名、其餘四散奔逃、但北兵折軍士一名、受  
傷者六名、南一省名那架羅黎拿、其頭目名當士常、  
行動兵法、不合衆心、凡事亦不出於公議、是至脩架  
羅黎拿省頭目係域士、有欲服歸北之意、不欲打仗、



因人心不一、料亦東拒敵、近聞北花旗之官與民間借兵餉銀一萬々零五千萬員、瞬息各省銀行已供足

第六百四十四号 十一月初九日

上海來新聞云、近日長毛賊竄入浙江、離紹興六十里地名蕩口、百姓被難者、不可勝數、賊匪所過之地、盡擄一空、居民四散奔逃、甚為慘毒、日間寧波土匪擄在口外、除外國船不計、無論大小商船、被土匪擄去者不少、適有中國貨船一隻、業已被擄、現請火輪船一隻名孔夫子、與他奪回原船、情願酬銀一千兩

第六百四十五号 十一月十一日

十月廿三日、有長毛賊三千、逼近□松、次日焚掠揚卷一帶、慘不勝言、夫彼視蒼生如草芥、橫施毒手、是與人為仇也、矯誣上天、偽官偽府、俱以天為号、是與天為仇也、天人之仇、其能久存乎、

第六百五十号 十一月廿三日

聞高洲府近日信息云、高洲賊匪經久圍困高洲城、糧餉將絕、恐難保守、高洲府官屢行文到省城、請勞制軍加兵救援、制軍所遣之兵、行至肇慶府開平縣、即被賊阻止、不能前進、今官兵皆停留開平、與賊拒



守並無交戰、又近日省城商人、運貨往高洲賣者、皆半途而返、

第六百五十九号 十二月十五日

新州府報到稱說暹羅國有一大欽差、往紅毛國習練技藝、學成而返、路過新州、適遇伊國報到皇太后崩、立即下拑見該國人等、有如喪妣者、當面斥罵、可謂深明大義、能盡臣下之禮者也、夫以堂堂大臣、尚往他國以求益、較之官府中之妄自尊大、惜身以誤國者、奚啻天壤、至其盡禮以事上、尤出於至誠、非若掩飾耳目之所為、宣聖云、夷狄之有君、觀於斯人

尤信

第六百六十三号 十二月廿四日

昨上海船來報云、長毛合隊、欲攻上海城、地方甚為震動、舖戶居民、與及富家婦女、早已預為退步、即番國婦人孺子、亦先搬落船住、只有番兵、保守地方、所有炮火、軍中器械、俱已設備、俟長毛一到、定必對壘、但不知勝負何如、且待有實信、然後再續、

又昨羅打士船由舊金山來港、稱說花旗南北互鬪、北方大獲勝伏、搶南花旗船隻、無算、虜掠軍士、亦實繁有徒、刺下解到烏勺正埠、欲將此仇虜盡行問吊、



擬以海賊一例、南方見勢弱難敵、紛紛逃散、或適異國、或竄荒郊、實屬傷慘、自此寡不敵衆、弱不敵強、庶可早日了結耳、

前日祖家火船來云、花旗國南北兩方打仗日久、而南方勢弱不敵北方之強、故南方特着兩位欽差、往友羅巴諸國、說明曲直、意欲藉外國以修和、南方與呂宋相近、交接地界、其中有一處、是紅毛管屬的、十一月初二日、適遇有紅毛船返國、伊兩欽差、隨即搭船而往、不料北方人探知此事、即調兵船截守、虜獲兩欽差、併將船內息信掠去、殊屬無禮、船主返國稟

知國皇、見如此無禮、本欲興問罪之師、姑念伊國南北互闕、乘患相攻、於心不忍、現伊國自知已過、使領事官講和、且聽議和如何、而後起兵云云

第六百六十四号 十二月十六日

昨上海來信云、本月十一日、長毛有探子兩三人、先到上海、打探營盤、偶因失機、被官兵一齊捉獲、迨十二日、長毛遂移軍逼近上海城、相去約二十餘里、官兵聞報、立即迎拒、彼此交鋒、長毛由西北兩路、分隊接戰、列陣如亂蜂、官兵不及顧應、稍為失利、逼得退兵回城、撫綏將士十三日、諸將帥特邀紅毛國兵頭、



延至密室，斟議戰守妥善事宜。現長毛已到枝桑埠，所到之處，焚毀屋宇，火光燭天，良民遷徙流離，哭聲載道，倘或上海失守，其慘更不堪言矣。

又聞長毛屯軍駐站扶桑，內有番人在營，後緣外出，適遇官兵，拏獲三人，登時解官審訊。據伊口供云：現長毛有三萬餘人，合攻上海，茲暫站扶桑者，不過伺候人馬齊備，而後進攻上海。我番國亦有二百餘人在內，官府見城地俱藉番人保護，故不忍將此三人律以軍法。是日即放回二人，只留住一人而已。

第六百六十五号

十二月廿九日

昔傳紅毛與花旗，有興戎事，原非虛也。訪得北花旗有兵丁火船一隻，名散詐仙杜，由亞非利加返國，緣採買煤炭，路經遐環拿灣，泊數日。風聞南花旗有欽差三人，一往紅毛，其人名曰麻臣，帶同事一人，名花蘭，一往法蘭西，其人名曰士厘泥，挾眷屬同行，一子三女，以上諸人，俱搭紅毛文書火船名地連，由遐環拿起行。是日，乃十一月初七日也。北方兵家火船，探知此事，先聞船從隘河闌截。迨初八日，見紅毛船來，彼即升旂放炮為號。俟紅毛船停車，後遂有三板到來，有一提督，統帶二十餘名兵勇，突然過船，急取船



紙查看見有三欵差名字便欲拘拿下船紅毛船主逼得與他爭論未幾後有三板飛渡而來兵勇蜂擁入船竟將三欵差押過船連士厘泥家屬一併俘去紅毛船主立即回國稟知國皇君臣皆為切齒爰出詔令不許士卒遠行無論軍民均要設備器械屯聚一處倘有召命便於從我及禁火藥不得出口以贍軍用此兩國構怨之漸也後事如何容日再錄

香港新聞卷二 同治壬戌

第六百六十六號 正月初一日

據上海新聞說長毛駐站扶桑紅毛法蘭西兩國曾經與他打仗而長毛隊伍被炮傷斃者亦不乏人長毛見炮火利害暫行退兵刺下歎與番人繼立和約而後進攻上海城但未知番人意下如何耳現上海茶價約起兩餘銀絲亦利市獨外來入口貨物不甚流通

第六百六十八號 正月初六日

上海來報云寧波城外有一大村莊名李家園者邑



中之巨旗也。自城陷後，迨至十一月下旬，有長髮數十人，入村抄掠，鄰里居民，鳴金集衆，將賊等，盡行網送入城，訴知頭目，其頭目，佯為仁義，斷無為難百姓，且云，明日定將搶掠之人，梟首示衆，嗣後不許手下人，再有擅行劫掠村莊，伊等見頭目如此嚴肅，歡喜而歸，斯時，猶不知其言之詐也，乃至夜半，突然來賊，兵數千，將李家園，重重圍住，四面放火，見人便殺，燒至天明，莊內烟戶，盡為灰燼，雞犬無存，狼毒至此，天理人情，均所不容者也。

第七百十号 四月十五日

現上海來火船一隻，名北京，報到新聞云，茲第三次與長毛打仗，由天津新到英吉利兵數百，連上日兩次，兵勇及兵頭等，英國約共一千名，即第五号、三十一号、六十七号兵也，佛蘭西兵無增減，照前兩次之數，兩國合兵約四千名，別未士曷帶唐人勇二千名，於前月廿九日，離上海二十餘里，會同三國兵勇，攻打長毛營寨，不料早已有備，且因前兩次大獲勝仗，三國兵勇，未免輕敵，以為操必勝之權，不甚挂意，將到營寨，被長毛齊放鎗炮，將五号兵頭名急頓部郎，打傷甚重，傷六十七号兵一名，及唐兵均有受傷，當



場斃命者數十人，唐兵居多，因未士曷所帶之勇，半屬徒弟，奮力爭先，欲徼重賞，故傷斃，總是唐人。是日，漸退回數里，扎寨調理，傷兵整頓一切。次日，復合三國兵丁進攻，戰未移時，長毛抵當不住，棄甲曳兵而走，打斃長毛，不計其數，所有賊寨，盡行燒燬。此實報也。

上諭前據御史卞宝第、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祖培奏，近畿一帶盜風日熾，請飭認真緝捕各等語。迭經諭令張祥河、董恂、文煜嚴拿究辦。本日復據翰林院侍講學士楊秉章奏，請嚴緝盜賊，並整頓馬站一摺。近

來捕務廢弛，地方官恐干處分，大半諱盜不報。遇其搶劫重案，不能弭縫者，遲之又久，始行呈報。雖經該督撫奏參勒緝，而盜縱早已遠颺。迨限滿無獲，該上司又復飾詞改調他任，預為開脫。處分地步，地方官既視緝捕為具文，遂致宵小朋比為奸，蠹役為之庇護，棍徒為之窩藏，玩法擾民，殊堪痛恨。現在直隸境內搶劫之案層見迭出，該省地近京師，豈可任令奸宄溷跡，亟應嚴行懲辦，以靖畿輔。而衛閭閻，延着順天府直隸總督嚴飭各州縣，將境內墩埔一律修葺，添派兵役認真巡邏，並令所轄之文武員弁會同隣



境地方官每月會哨數次以資聯絡嗣後遇有盜案  
談州縣不即行詳報者即照諱盜律治罪談管上司  
不即行參奏以及參限將滿改調他任巧為開脫處  
分者一體交部嚴加議處至郵政所關緊要近來各  
省駟站馬匹每多缺額其倒斃者更補之價多入私  
囊至現存之馬類皆疲瘦不堪騎乘一有差使過境  
或扣留過站馬匹應用或派胥役勒取民間百弊叢  
生不可勝數據談學士奏稱直隸之良鄉涿州栢鄉  
內邱等處河南之延津縣郵政尤為廢弛着各直省  
督撫於所屬各駟站實力整頓並澈底清查嚴飭各

州縣將缺額馬匹勒限一個月買補足額如查有挪  
借搪塞及逾限不交情弊着從嚴參辦欽此

上諭慶端奏請將剿匪不力之道員革職留營等語  
福建道員張啟煊經慶端派援浙江浦江縣城不能  
實力進剿退守諸暨及賊匪進撲諸暨之辟水嶺談  
員各軍復行潰退似此節節退守實屬援剿不力張  
啟煊着即革職仍留軍營責令管帶兵勇進剿以觀  
後效倘再不知愧奮即行嚴參治罪其餘潰退文武  
員弁及傷亡兵勇並着該督查明分別具奏欽此

第七百十二号

四月十九日



舊歲日本有數欵差往英國現查非為別事亦非遊諸國實為修治而往緣俄羅斯已與日本和好刺下兩國通商貿易耦俱無猜日本國王亦甚厚禮相待英國提督曲盡悉其情故欲依俄國一體立約但其中條款必須兩國面議方能定奪日本國王亦見修和乃保國第一要務彼此不致相爭固屬安民上策而且通工易事兩國均受益無窮是以特着欵差前往面訂章程大約與俄羅斯均受一體今外國所稱富強者惟此兩國彼二國既肯修和則敵國外患可無虞矣日本所以自為謀者豈不善哉

第七百十四号 四月二十四日

鴉片流毒中外其患最大其害最深而番人生意亦惟此最鉅中國茶葉黃薑粉僅敵其十分之四無怪乎中國愈窮而兵力愈弱也夫鴉片之入中國不過備藥物之需耳非故欲害中國也乾隆末年始有吸食之弊至道光年間則毒徧天下矣林少穆目擊其弊不忍斯民之陷溺也於是禁烟之舉無奈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反為不美焉此林公之所不及料而中國之當窮也夫物必自敗而後虫生之中國之窮自取之也於番國何尤焉計自咸豐二年以迄七年



在架利吉打每箱沽價銀八百八十五個勞卑在唐山每年約估計買銀三千零六百餘萬自七年至舊年底在架利吉打每箱約沽銀一千五百九十三個勞卑在唐山所買價銀每年約有五千五百餘萬以有限之本博無窮之利此生意之所以最大而為害亦因之最深也番人以烟餅送酒其入引更甚於唐人間亦有如唐人吸食者即香港一丸之地年上消流不知凡幾矣唐番皆同一轍其為害可勝言哉但番人食者少而唐人則不拘貧富貴賤皆視烟為性命焉至咸豐年間則明歸稅餉遂公然而肆行矣上

而公卿下而士庶相習為固然是何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載胥及溺不可救藥也耶使林公而有知也當必隕涕於九京矣噫夫豈國運使然哉胡為流毒一至於斯也悲夫

上諭給事中高廷祜奏請飭刑部持平議罪等語據稱近年肅順勢焰熏灼各部公事往往受其箝制如工部絲綢庫一案承審司員因不敢違抗肅順之意輒以希圖事後酬謝等詞勒令具供從重議罪等語朝廷刑法自有定章如果罪當情真該部按律定擬原未可稍從寬縱若案中職證未能訊有據目應準



情酌理以持刑罰之平、豈可巧為迎合、任意輕重、以為鍛鍊、嗣後刑部定擬罪名、務將案內證據、審訊明確、持平定議、不得以希圖等字樣、深文曲筆、憑虛科罪、致有冤抑、以副朕明慎用刑之至意、欽此、

第七百十五号 四月二十六日

本月十二日、官兵合英法兩國兵勇、並未士曷所帶之唐兵、分四面進攻寧波、對仗未久、長毛棄城潰散、彼此開炮、均有傷斃、英國兵舩燕江打內、有副將名干和者、被炮擊斃、另有兵士三人、兩國受傷者、共計十八名、長毛傷斃想亦不少、入城所見屍骸、已有二

十餘人矣、其中不知者、恐亦有之、是日入城、即交回提臺管理、登時出示安民、寧波受害已深、苦不堪言、如今得見天日矣、十四日班師回上海、路經青浦縣、又復分兵進攻、恢復城池、但青浦石城固守、非比寧波之易攻、約交仗半日、窺伺長毛稍懈、番兵奮勇登城、正兵家所謂出其不意也、長毛見如此兇悍、斯時措手莫及、於是開城四散、打斃長毛無算、英國水師兵斃一人、傷者亦一人、根砵干低士舩主、受重傷而斃、法國兵丁受傷者七人、復城後、有長毛走至附近宿千古廟中、約有二百餘人、鄉民入城奔報、立即調



兵前往圍廟中、拘拿捉獲二百名正法、有英國人二名、現已解回本國、此人、想亦不赦、定必一律治罪、現曾國藩奉旨帶領山東安徽江西江南四省兵勇、攻打南京、刻下四面圍困、加以番兵、無異泰山壓卵、長毛之敗、指日可待矣、

上諭恭親王奏、特參大員卑鄙請旨嚴審一摺、本月二十六日、自軍機處散、值有現任兵部侍郎慶英到府、求見顏色、略談數語、即回、懷中取出金錢二包、懇求收納、經該親王再三拒絕、堅不收回、王以該侍郎係屬糊塗、或因貪戀官職起見、因多方開導、並加以

厲色拒絕、冀其知所愧悔、乃該侍郎即長跪不起、叩求收納、又稱因見該王清苦勤勞、持此為贈、非徒專為干求、軟媚情形、何堪言狀、旋即倉皇趨出、經王將其呈出奏底並金錢二包、一並呈覽、奏請審辦各等語、恭親王曾經先皇帝簡任樞廷、平日公廉謹恪、衆所共知、自兩宮皇太后特授為議政、王矢勤矢慎、期與在廷諸臣、共濟艱難、曾不肖以諸臣私意、見好諸人、何況苞苴賄賂、慶英何人、輒敢巧於嘗試、卑鄙鑽營、膽大無恥、其用心、尤屬可惡、當此朝廷清明、不意儼然卿貳之班、意有此卑污醜行、誠王奏若不從嚴



懲辦何以肅政體而儆官邪慶英即着革職交刑部會同都察院嚴行審辦

第七百十七号 五月初二日

本年春季花旗國金山欲驅逐唐人不許掘金貿易但於例不合且該國議律官一百五十人在金山每年議事一次本年有倡逐唐人之說者其中亦有護為唐人者堅執不肯以為於例不符而且唐人在此實有益於我國到埠之人俱皆良善並非滋事之人極力勸止是以毆逐之說不行茲議加收身票紙銀以示兩邊平允免致執拗此唐番和合之道也今將

唐人在金山者開列於後計華人在花旗舊金山實得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一人其數於本年三月查點各會館到埠並身故之部挾得成數若干又查訪掘金者約三萬人耕種者約一千二百名貿易買賣並連內地共計約二千名其餘洗衣及傭工者難以點數因分散各埠貿易者往來無定是以難盡計狹童共約計二百名住眷婦女約計一百名其餘娼妓大失華人體面故不屑計妓婦初到舊金山之時眾欲毆逐粵返不計在此為妓但國法無此例妓與不妓原屬無憑且初開埠之時有的無恥之輩先到埠自



誇老成練達、喝為老客、後到者、凡事仰他料理、是以有所恃、敢作敢為、於是合伴科本、着人回粵、買蛋女、往埠為妓、壞華人體面者、由此起也、歷觀初辦蛋妓、過國者、不祥、每死於奇難之病、正所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此乃天報不爽也

上諭前因軍務未竣、將材需人、令各路統兵大臣、及各督撫、留心諮訪、無論岩栖谷隱、均得上列皇章、因思吏治與軍務相為表裏、吏治得人、則民安居樂業、軍務自有喜色、近年吏治廢弛、封疆大吏、率以奔走逢迎、稱為能員、其恟幅無華者、談督撫、往往目為迂

拙、不列上考、昨已超擢天津府知府石贊清、為順天府府尹、用樹風聲、俾資觀感、着各省督撫、留心訪查、如有循良素著、樸誠愛民者、即行臚列、事實專摺保奏、候朕錄用、至寒畯之士、或德行醇備、或學問淵通、伏處山林、未經登用、朕延攬人材、如恐不及、着各該督撫學政、公同諮訪、無論舉貢監生、以及布衣韋帶、均准其處實保奏、候朕徵召、以廣登進之途、其間濫保師生、誼聯年世、以及攀援姻戚等情、兼有以游譽公卿、馳騫虛名者、概不准徇情濫保、用副朕崇實黜華之至意、欽此







